

幾個地理名詞的商權

蔣君章

作者在五十六七年間，曾應復興書局之約，寫過一部中國地理；因而搜集了時賢所編有關中國地理的書籍，並對教育部頒布的中學地理課程標準，重行細讀一過。作者對於這些大作，都感到原作者有費盡心力的表現，對他們非常的佩服，使我大有「崑瀨上頭」之感。不過作者此刻所提出的幾個地名的商權，不是諸書作者的疏忽，而是傳統上的問題。茲把作者認為有問題的若干地理名詞，提出於後。於此，要特別聲明的，這是作者個人的淺見，是否有當？尙期獲有拋磚引玉的指教。

先首作者要提出的是「中國長春鐵路」一個名詞。按「中國長春鐵路」一詞，出於一九四五年八月訂立的所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這個條約，根據美英蘇三國領袖爲我們決定原則而事先並未徵求我們同意的所謂雅爾達密約而談判訂立的，根本上是一個爲情勢所迫而訂的新的不平等條約，姦姑不具論。但是，這個條約，後來被俄帝破壞無遺，例如條約中再三強調俄帝給予我國的援助對象是國民政府，絕不能給予匪共；可是俄帝把東北受降繳自日軍的軍器軍火，都給予匪共，以致使東北的共匪日益壯大，從而影響

了整個東北的戰局，牽連到華北與華中。我們整個大陸的淪於匪手，都是俄帝違反此項條約所造成的結果。因此，我國政府在一九五〇年（？）控告蘇俄違反是項條約於聯合國。聯合國接受我國的控告後，幾經研討，終於在一九五二年的春初通過我們的控告案，確認俄帝違反上述條約。我國便在此時宣布該約無效，所有該約中的規定一律取消。例如，蒙古便是在該約中我承諾對其公民投票的結果加以承認的，其實蒙古人民其時都受俄共及其爪牙蒙共所控制，故其結果不言而喻。我國政府便以該項新的不平等條約的取消而重行聲明我在蒙古的主權。由此，可知「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既經我國政府根據聯合國確認俄帝違反條約義務而宣告廢除，則由此而產生的「中國長春鐵路」的名稱，自無存在之理由。不意我們的地理教課書中還存有這個名詞，作者認爲頗不應該，而應易以新的名稱。此路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分由日俄兩國所控制，俄國控制部分稱爲中東鐵路，日本控制部分稱爲南滿鐵路，其最早的名稱叫做東清鐵路，都是不平等條約的遺跡，都不可用。所以作者建議我們的教育主管，所有地理教課書中，取消「中國長春鐵路」這個名稱

，代以我國自己的名稱。按我國鐵路的命名，常以起訖地作爲它的代表，如京滬、滬杭、隴海、津浦、平漢、北寧等，不勝枚舉。作者建議，這條鐵路，不妨以哈爾濱爲中心，以哈爾濱至大連的一段稱爲哈連或濱連線，哈爾濱至臚濱即滿洲里的一段稱爲哈臚線或哈滿線，以哈爾濱至綏芬河的一段稱爲哈綏線。如此，這條鐵路，纔是我國的鐵路，我國的路名，把不平等條約的遺跡，剷除乾淨。

其次，作者要提出的是「塞北」或「塞外」的地理名詞。「塞」是邊境的意義，李陵答蘇武書，有「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之句，可能是最早運用「塞外」二字的起源。當時，李陵被匈奴所俘而投降，其所居之地爲外國，所以「塞外」二字，並無不妥之處。而我們今日地理教課書上所稱的「塞」是指長城，長城延長線的柳條邊牆，通常還不算在內。如果長城是我們「塞」，那末長城以北或以外地方算不算我們的領土呢？事實上，長城以北，我們還有廣大的領土，如東北、熱河、察哈爾、綏遠、寧夏、新疆以及蒙古，都是我們的領土，我們的地理教課書把這些領土，稱之爲塞外，即邊境以外的地區

好像就不算是我們的領土似的？作者曾經把這個問題在教育部討論地理教課書的課程標準時提出，有些出席委員認為「塞外」二字很典雅，棄之可惜；後來課程標準修正頒布時改「塞外」為「塞北」，大概算是折衷的辦法吧？不知塞外與塞北詞異而義同，原詞且有「典雅」的作用，而改定之詞，則並典雅而無之。名詞的爭議，本來是不必要的；但是地理教課書內我們只承認長城以南是我們的領土，而把長城以北的大片領土是在我們的邊界之外或邊界之北，彷彿不是我們的領土一般，那作者認為應該成爲問題而有修正之必要。據說業有若干某方同胞，提出獨立性王國的主張，要求以長城爲其南方的邊界。是不是「塞外」或「塞北」這些名詞啓發他們的動機，我們無從研究，也無須研究；但是這兩個名詞的出現，的確是大成問題的。事實上，以長城爲我國北方的邊界，那是明代的事，清代的領土，大大地超過了這個範圍，因此以長城爲我國的「塞」，那是三百年前的事，決不能重用於今日。就地形來說，長城與陰山之間自成一盆地，與陰山以北的大高原，完全是兩回事，長城以北的地區統稱之爲塞北高原或塞外高原，也是有問題的。因此，作者建議「塞外」或「塞北」這些名詞，應由教育部頒令不再在教課書出現。而代以漠南盆地、或漠北高原等名詞。作者無意堅持新建議的名詞，但塞外塞北等名詞，實有取消之必要。

再次，作者要提出的是「淮陽山脉」的一個名詞。這也是比較晚起的一個山脉名稱。原來，位於豫鄂界上的大別山脉，由西北蜿蜒而東南，一個大彎曲，向東北折入安徽境內，作爲長江與淮河的分水嶺，其名甚繁，到處不同，如皖山、霍山、天柱山等，斜向東北，海拔逐漸降低，並風化而成丘陵，如著稱於歷史的舜耕山、八公山，以及烈山、九里山等孤峯小點，都是聲氣相連的屬於同一系統，直達連雲市附近的雲台山而止，這麼長的一條山脉並沒有一個統一名稱。直到民國十幾年間，始在地理教課書中有「淮陽山脉」的一個統一名稱。這個名詞的問題，便是在「陽」字上。「陽」與「陰」，在我國的地名上，常常出現的。不過，什麼地位叫做「陰」？什麼地位叫做「陽」？是有原則的。大體上，以山爲準而命名的地方，在山的北方的叫做陰，如華陰，以其位於華山之北麓，如山陰，有兩個地方，一個是在會稽山之北，王羲之蘭亭集序所說的「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即指此地，今併入紹興縣，不過住在古山陰縣的人，仍然歡喜把山陰提出來，如蔡元培先生常常自署山陰蔡元培便是。另外一個山陰是在山西省北部，位於勾注山即雁門山之北，是一個舊時的國防重鎮之一。而位山的南方的，便叫做陽，如湖南省的衡陽，便是以其位於衡山的南方之故。至於以水爲準的地名，則反是。原來，我們中國，是在北半球，大部分地方都在北回歸線以北，我們看見的太陽，都是從東南方上來，所以河流的北岸，先照到陽光，因此，叫做什麼陰的地名，常在河川的南岸，如江蘇的江陰，便是一個例。而叫做什麼陽的地名則都在河川的北岸，如漢陽便是另一個例。依此爲例，來看淮陽山脉的位置，是在淮

河之南，所以稱爲淮「陽」便有問題了。有人說，淮陽山脉原作淮揚，陽字係以誤傳訛的誤寫。此說也有問題。因爲揚州今稱江都，那已經在江淮大平原上，附近連小丘都少見，有一個所謂小金山的，是人工堆土，加上幾塊石頭，點綴着揚州附近沒有山的遺憾罷了。所以淮揚山脉這個名詞也是難於成立的。作者建議，這個山脈的名稱，如果改稱淮南山脈，庶幾名實相符。雖然這個淮南山脈的尾闈直到雲台山，已在淮北；但是這小丘並不重要，而其重要部分都在淮河以南，所以稱之爲淮南山脈，似乎還沒有什麼大毛病？

復次要提出的長江三角洲的名詞。這個地形上的名詞，意指長江下游的三角形沖積平原，意義明顯，本無問題。但是，我們的高中標準本地理教課書乃至大學的地理教課書的長江三角洲，其範圍北及淮河，南至甬江。這個範圍內的平原，由於長江的沖積作用而成的，佔着極大的面積，是事實；但是，淮河也沖積了一部分，錢塘江和甬江所沖積而成的平原，也全部包括在內；而錢塘江和甬江都是單獨入海，以這兩條河流的沖積平原也包括在長江三角洲之內，似乎便有點兒不合事實了。所以這個地理區的名詞，如果改稱爲江浙平原，多方面都可以兼顧，而且是名實都相符合了。

更次的一個地理名詞，也是地理區的名詞，那便是「皖浙丘陵」的一詞。這一名詞的所以發生問題，也是在範圍方面。現在流行的地理區域，把安徽省的黃山以東、浙江省的天目以東以及浙江省的括蒼四明諸山以西和江蘇茅山以西的地

區，稱爲皖浙丘陵，而以安徽的青弋江下游包括在蕪巢盆地之內，而蕪巢盆地並不包括安慶盆地，而安慶盆地則爲鄱陽盆地的一部分。我國仍有自然區域之說時，把東南若干單獨入海的河流，獨合併成區稱爲東南丘陵，因將錢塘江上遊的徽港流域與衢港，婺港等盆地，均入東南丘陵區；從茅山以西的寧鎮丘陵地區並不產茶一點來看，茅山以西屬於江蘇西南部的丘陵劃入皖浙丘陵，而秦淮河流域與青弋江流域分屬兩區，蕪巢盆地與安慶盆地亦分屬兩區，似乎都有商榷的餘地。不過這是屬於地理區域的劃分問題，不在本文研究的範圍之內。本文並對皖浙丘陵從東南丘陵分出而另成一區，也並無不贊成之意。但就其範圍所及，既然包括蘇、浙、皖三省交錯連結地區的丘陵地帶，而名之爲皖浙丘陵，其命名之不完整，由此可知。按本區的範圍，江蘇部分及於長江而止，並不包括長江以北滁縣一帶的丘陵在內，換言，全部地區，都在長江以南，若以「江南丘陵」來代替「皖浙丘陵」，似乎更能兼容並涵而與事實相合。

最後，作者要提出的臺灣省政中心所在的一「中興新村」的名詞問題。臺灣自劉銘傳建省時起，即以臺北爲省會，其所以北遷，是爲着北部近於福州，北京（即今日的北平）等政治都市之故；而臺灣產品之對流，亦以對大陸中部爲多。所以他把臺灣政治中心，從臺南遷至臺北，是有其充分的理由的。自此以後，直到距今近十年左右，臺灣省政府的辦公重心，始遷往中部南投縣的中興新村，其一部分並散布於臺中市至中興新村

的沿途，如臺灣省政府新聞處設於臺中市，臺灣省政府教育廳設於臺中縣的霧峯，臺灣省議會設於霧峯以東，省政資料館設於草屯以東的公路之側。這是適應戰時需要的疏散，而並不是省會的移設，所以一般人的心目中，臺灣省會仍在臺北市，自省政府及其以下的各廳處，在臺北市部設有辦事處或聯絡處。但自臺北市升格而爲院轄市後，臺灣省會的地位，便似乎有了問題似的。我們但看現任省政府主席陳大慶氏日前斷然表示臺灣省會是在中興新村，便足說明此點。省會設於院轄市的，大陸上不乏其例，如廣東省會之在廣州市，陝西省會是在西安市，遼寧省會之在瀋陽市等都是。但是這些省會之設於院轄市境內，並皆融洽無財產上爭論不已的糾葛，足以損害省市兩方感情之事發生。而臺灣省與臺北市之間，似乎不如上述省市之間的融洽，致使臺灣省會如仍設於臺北市不免有寄人籬下之感。我們對臺灣省府之遷出臺北市，並無異議之意。不過臺灣省府如在中興新村作永久駐在的打算，則其地位似不無問題。中興新村還在草屯的東方，在孤懸在原野中的一個花園式的新市區，頗令人有世外桃源的感覺，其環境之清靜，是令人羨慕的。可是，政府是管理家人之事的機關，所以政府所在地往往是人口比較密集的鬧區，而不是地位偏僻交通周折頗多的郊野。若論疏散，則中興新村依然有機關集中的現象；就現代戰爭來說，所謂安全地區，實在是沒有具體的標準，而且政府所在，即是敵人轟炸的目標，像中興新村那樣疏而不散而反有不便於民的結果，所以作爲永久的省會所在，

似乎並不相宜。世界各國或各地區的政治中心，儘有避去繁華市區而選擇清靜之地的，如澳大利亞聯邦的首都，不設於雪梨與美爾本（即華僑所稱之新金山），而選擇堪培拉，但堪培拉並非孤懸於田野的純粹政治都市，而是位於鐵路公路交點的政治區與住宅區，不如我們的中興新村，只有機關及其職員的住宅和少數的眷屬宿舍，老百姓和商人等恐怕都是少得屈指可數，所以一到星期六下午與星期日，中興新村變成空空洞洞的一座偉大的建築的市區了。作者的淺見，臺灣省會所在，如策久遠之計，應設於臺中市或其近郊，將來梧棲築港成功則臺中市成爲省會的價值，當更可提高。不過本文不是討論臺灣省會的問題，而是研究中興新村的名詞問題。中興新村既然在目前已經成爲事實上的臺灣省會，省會所在而稱爲新村，這種例子，古今中外似乎並不多見，因此，作者建議這個區域，似應改稱中興市，歸其建置於南投縣，作爲南投縣的縣轄市，所有市政的管理與治安等問題，都交由南投縣負責。不過這裡的問題，恐怕很多，例如這裡的住戶既以官員爲多，官員的眷屬多數在臺北市，那恐怕他們的戶籍也都在臺北市，如果真的設爲縣轄市，光就這個市區的戶籍整理，便成問題。不過類此問題，當不難解決的。

以上建議各點，都是作者個人的淺見，作者認爲除了中國長春鐵路與塞北等詞，都有其特殊的意義和作用，必須改正外，其餘諸點，不過是作者的感想所及，提出一些改革的意見，是否有當？還希通才碩學之士，多多指教。